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主编：姚海军

ТРУДНО БЫТЬ БОГОМ

神仙难为

【俄】阿卡迪·斯特鲁伽茨基 鲍里斯·斯特鲁伽茨基 著
朱向阳 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ТРУДНО БЫТЬ БОГОМ

神仙难为

【俄】阿卡迪·斯特鲁伽茨基 鲍里斯·斯特鲁伽茨基 著
朱向阳 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ТРУДНО БЫТЬ БОГОМ (Hard to be a God)
Copyright © 1964 by Arkady & Boris Strugatsk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仙难为/[俄]阿卡迪·斯特鲁伽茨基 [俄]鲍里斯·斯特鲁伽茨基 著;
朱向阳 译.

—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 2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ISBN 978—7—5364—7472—7

I. 神… II. ①阿… ②鲍… ③朱… III. 科学幻想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99170号

图进字:21—2011—68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神仙难为

著 者 [俄]阿卡迪·斯特鲁伽茨基
鲍里斯·斯特鲁伽茨基
译 者 朱向阳
主 编 姚海军
责任编辑 宋 齐 田 簪
封面绘图 刘军威
封面设计 漆 龙
版面设计 漆 龙
责任出版 邓 一 羽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邮政编码:610031
成品尺寸 140mm×203mm
印 张 6.625
字 数 160千
插 页 2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3年2月成都第一版
印 次 2013年2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定 价 18.00元

ISBN 978—7—5364—7472—7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俄罗斯科幻文坛双星——

斯特鲁伽茨基兄弟

阿卡迪·斯特鲁伽茨基,鲍里斯·斯特鲁伽茨基,一母同胞的嫡亲兄弟,是继别里亚耶夫之后俄罗斯最著名和最有影响力的科幻大师,堪称俄罗斯科幻文学泰斗,里程碑式的巨星。

哥哥阿卡迪1925年8月28日生于黑海边上的石油城巴顿(1991年10月12日逝于莫斯科),弟弟鲍里斯1933年4月5日生于列宁格勒(2012年11月19日逝世于圣彼得堡)。兄弟两人均为俄罗斯作家协会会员。

斯特鲁伽茨基兄弟出身于书香门第,母亲是一名教师,父亲是列宁格勒历史博物馆的艺术史学家。哥哥阿卡迪在二战时入伍,曾被送进一所军事语言学院学习,以翻译日本名著而闻名,复员后,曾先后在莫斯科国际科技情报所、国家文艺出版社、国立儿童读物出版社担任编译工作。1964年,阿卡迪担任俄罗斯读书爱好者协会俱乐部教学研究委员会主席,并分管莫斯科作家协会分会散文部、科幻及历险文学委员会。

弟弟鲍里斯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机械数学系,但却以天文学家的身份,在普尔科夫斯基天文台工作多年。自1973年起,鲍里斯一直担任列宁格勒科幻进修班主席。同时,他也是俄罗斯著名幻想文学奖项“铜蜗牛”奖评审委员会唯一主席。2002年,鲍里斯获俄罗斯国家文学年度奖;2003年,他创办大型科幻文学杂志《21世纪日正中天》并亲自担任主编。

斯特鲁伽茨基兄弟从1957年起开始合作,创作了无数科幻佳作,直到1991年兄长过世为止。他们的长篇处女作《紫云之国》于1959年出版,第二年,随着短篇集《通往阿玛尔切亚去的路》和《六根火柴》的面世,他们科幻作家的地位得以确立。

斯特鲁伽茨基兄弟的创作主题广泛,主要围绕着社会、哲学、人类文明发展、心灵探索等深刻议题,叙事擅用荒诞、讽刺的手法,继承了19世纪果戈理、谢德林的文学路线。他们的作品有别于一般的科幻小说偏重科技或宇宙飞船之类的物质面描写,总是以人与社会为中心,辅以科学幻想。他们最著名的作品之一《路边野餐》曾被前苏联导演塔科夫斯基改拍成电影《潜行者》,成为20世纪的经典影片。

2001年,俄罗斯一科幻网站在科幻迷票选的基础上评选本国70本最佳科幻小说,斯特鲁伽茨基兄弟的作品独占其中四分之一,而且,前10名中有7本是这两兄弟的作品!

两人代表作有:

短篇集:《外来》(1958)、《自主反应》(1958)

中篇集:《路边野餐》(1972)、《亡人之信》(1979年获俄罗斯国家科幻文学奖)

长篇:《紫云之国》(1959)、《通向木卫五的道路》(1959)

系列长篇:“正午”系列(该系列1990年获“别里亚耶夫”奖),包括《22世纪日正中天》(1961)、《逃走的企图》(1962)、《遥远的彩虹》(1963)、《神仙难为》(1964)、《人烟之岛》(1971)、《小孩》(1971)、《来自地狱的青年》(1974)、《蚁巢里的甲虫》(1979,1981年获“阿厄里塔”奖)

斯特鲁伽茨基兄弟共联合出版了25部长篇及作品集,译介了不少像阿西莫夫这样的世界著名科幻作家的作品。由于对俄罗斯和世界科幻做出的卓越贡献,他们在国内外数十次获奖。截至目前,他们的作品已被译成33个国家的42种语言,全部约500版。值得一提的是,众多名家的科幻作品都有向斯特鲁伽茨基兄弟致敬之意,比如近期的美国科幻大片《阿凡达》。

1987年,他们兄弟二人曾作为嘉宾出席在英格兰不来顿举行的世界科幻大会。1997年,俄罗斯克里木天文台发现的第3054号小行星,根据发现者本人的提议,被命名为斯特鲁伽茨基星。

如此时日,我方明白,何为痛苦,何为羞愧,何为绝望。

——皮埃尔·亚伯拉德

应该警告你们这些内容。为了完成任务,你们用武器来提升威信。但在任何情况下松开它都是不允许的。任何情况,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欧内斯特·海明威

0.

安卡带着一把弩，弩柄由黑色塑料制成，弩弦则由铬钢做成，由一个无声转动的绞盘带动。安东对这样的新技术不以为然。他带着一把传统的托兹元帅——也就是皮兹一世——制式的弩，上面包裹着黑铜，一根牛腱制成的绳子绕在小轮子上。帕什卡带着一支气步枪。他天性慵懒，双手不够灵巧，做不了手工活。在他心中，弩是小孩子才会玩的武器。

他们把船停靠在北岸，那个地方长着高大的松树，粗糙的松树根从黄沙坡里冒出来。安卡放开舵，朝四周望了望。太阳已经升上林梢。蓝色的烟雾笼罩着湖面，松树林染上了一层深绿色，黄色的沙滩朝远处延伸开去。淡蓝色的天空覆盖着这一幅美景。

孩子们俯身靠在船边，向湖水中看去。

“我什么也没看见。”帕什卡说。

“我看见了一条巨大的梭鱼。”安东自信满满地说。

“梭鱼怎么会有这样的鳍？”帕什卡问。

安东没有回答。安卡也朝水里望去，但她只看到了自己的倒影。

“下去游一游怎么样？”帕什卡把手臂探入水中，水淹到了胳膊肘，“好冷。”

安东爬上船头，纵身跳上了岸。船前后摇晃起来。安东抓住

船帮，不解地看了一眼帕什卡。帕什卡站起身，把桨像挑水人的扁担一样架在肩上，并稍稍弯了弯膝盖，放声唱了起来：

老水手，老水手威兹利普兹利啊！

你可留点神，留点神！

瞧啊，一群烤鲨鱼

正朝你游来，快速地逼近！

安东摇晃了一下船。

“嘿，嘿！”帕什卡一边大叫，一边竭力稳住身体。

“为什么是‘烤’鲨鱼？”安卡问。

“我不知道，”帕什卡回答说，“但它很贴切，不是吗？‘一群烤鲨鱼’！”

他们爬下船，把船往岸上拖去。他们脚下有些打滑，因为沙子是湿的，上面散落着干枯的松针和松果。船很重，而且滑溜溜的，可他们还是把它拖到了岸上，然后大家歇了一会儿，喘了口气。

“我的脚都快被压扁了。”帕什卡说。他开始往头上包头巾，之后小心地正了正，确保打的结正悬在右耳朵上边——就像长着大鼻子的伊鲁坎海盗那副样子，“人命根本不值钱啊，亲爱的！”

安卡专注地吮着一根手指。

“扎到了？”安东问。

“不，刮到了。你们两个肯定有人留了长指甲。”

“让我看看！”

安卡给安东看了看自己的手指。

“是的，”安东说，“刮伤了。怎么办呢？”

“拿起你们的武器，让我们沿着水边走！”帕什卡建议说。

“这样我们刚才就没必要上岸了。”安东说。

“你们要是胆小,就留在船上,”帕什卡说,“但是,沿岸可以见到各种各样的东西,芦苇、峡谷、旋涡、鳗鱼,还有鲶鱼。”

“一群烤鲶鱼。”安东说。

“嘿,你扎进旋涡里去过吗?”

“当然。”

“奇怪,我怎么没见过。”

“你没见过的事情多了。”

安卡背过身,举起弩,向二十英尺^①外的一棵松树射去。一片片树皮从树上脱落了下来。

“哇,你看!”帕什卡惊呼道。他举起气步枪向同一个地方射去,但他没有打中。“我没屏住呼吸。”他说。

“屏住了又怎样?”安东问。他看了看安卡。

安卡利索地用绞盘把弓弦上好了。她有着发达的肌肉。安东愉快地看着她的肱二头肌鼓起一团,像硬球一样在黝黑的皮肤下滚动。

安卡仔细地瞄了瞄,再次发射。第二支箭穿透树干,落在了第一支箭的下面一点。

“这没有任何意义。”安卡把弩挂在了身边。

“什么意思?”安东问。

“我们只是在损坏树木,如此而已。昨天,一个小孩儿把箭射进了树里,我逼他用牙齿把它拔了出来。”

“要是你的话,你会跑掉吧,”安东看着帕什卡,“你恐怕舍不得你那副好牙。”

“我还会用牙齿发出口哨声。”帕什卡说。

“嗯,”安卡说,“我们就不要耍嘴皮子了吧,随便干点什么。”

“我可不喜欢沿着峡谷爬上爬下。”安东说。

^①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尺合0.3048米。

“我也一样。我们一直朝前走吧。”

“去哪里？”帕什卡问。

“走到哪里算哪里。”

“你说什么？”安东问。

“我们到森林里去！”帕什卡说，“安东，你还记得‘被遗忘之路’吗？”

“当然记得！”

“我说，安妮奇卡——”帕什卡说。

“不要叫我安妮奇卡。”安卡赶紧打断他说。她只愿意别人叫她安卡。

安东记得很清楚，她不喜欢别人这样叫她，于是他急忙说：“当然——‘被遗忘之路’，很久没有人开车走这条路了。甚至它在地图上也没有被标注出来，以至于无人知晓。”

“你去过那里吗？”

“去过，但我们没有一探究竟。”

“一条不知从哪里来又不知往哪里去的路。”帕什卡说。他又恢复了以往的自信。

“太好了！”安卡说，眼睛眯成了一道缝，“走吧！我们今晚可以赶到那里吗？”

“哪里用那么久？我们中午就可以赶到。”

他们费劲地爬上了陡峭的斜坡。脚下是蓝色的湖泊，湖中点缀着黄色的沙洲，沙滩上躺着他们的船。在靠近岸边的地方，湖水如同油一般平静。突然，大圈的同心圆打破了水面的平静——这很可能是梭鱼搅起的。帕什卡像往常一样感到一阵莫名的喜悦。每当他和安东从寄宿学校溜走，一整天在外面逍遥自在时，他就会有一种感觉。这是由未知世界、草莓、干枯的荒草地、蜥蜴和岩石中涌出的冰冷泉水构成的一整天。像往常一样，他不由自主地大

喊一声,并向空中纵身一跃。安东笑呵呵地看着他。帕什卡从这位朋友的眼神中看出,他和自己一样喜悦。安卡把两根手指放进嘴里,发出一声尖厉的口哨声。他们走进了森林。

这是一片松树林,植被十分稀疏。他们走在松针覆盖的泥土上,斜射进来的阳光在笔直的树干之间闪耀,金色的光点在地面上跳舞。空气中可以闻到树脂、湖水和草莓的气味。在头顶的上方,一只看不见的云雀正在歌唱。

安卡朝前走着。她一只手拿着弩,另一只手时不时地摘下从枝叶间零星冒出来的鲜红草莓。安东跟在她的身后,肩膀上斜挎着那把结实的弩。每走一步,装满了利箭的箭筒都有节奏地拍打着他的屁股。他看了看安卡的脖子:晒得黝黑,颈椎骨像小旋钮一样凸起。他不时地回过身,寻找着隐匿了行踪的帕什卡。只有红色的头巾时不时地在明亮的阳光下闪现。安东想象着帕什卡的样子:他正悄无声息地在松树间潜行,就像掠食性动物在灌木丛中穿梭。他手持气步枪随时准备射击,鹰钩鼻在他瘦削的脸庞上向前凸起。这片森林里充满了凶险。潜行其间可是一个挑战,而且你必须即刻反应,安东心中暗想,他也猫下了身子,但安卡就走在他的前面,而且随时可能转过身来。一旦被她看见,他岂不是显得很傻!

安卡转身问他:“你真是悄悄溜出来的吗?”

安东耸了耸肩膀,“没有人溜出来时还会闹出响声!”

“我就是这样。我闹出了很大的响声,”安卡一脸担忧地说,“我把一个杯子摔到了地上,而且我突然听到走廊里传来了脚步声。很可能是卡佳姑娘,她今天刚好当班。我迫不得已从窗户跳了出去,跳进了花坛里。你猜里面种的什么花,安东?”

安东皱起了眉头。

“在你窗户下面?我不知道。种的什么花?”

“生命力非常顽强的花。狂风吹不动，暴雨打不落。即使在里面跳啊踩啊，你也不会伤害到它们。”

“这可真有意思。”安东认真地说。他想起自己的窗户下也有一个花坛，里面种的花同样狂风吹不动暴雨打不落，但实际上他从来没有注意过它。

安卡停住脚步，一直等到安东赶上来。她把手向他伸了过去。手里都是草莓。安东小心地拈了三颗。

“来，多拿点，”安卡说。

“不，谢谢，”安东说，“我喜欢自己摘草莓。我说，安卡，卡佳是个很容易相处的人，是吗？”

“那可不一定。”安卡说，“想想吧，要是有人每天晚上跟你叨叨，说你的脚脏兮兮的——”

她不再说话。

和她一起在林子里穿行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他们肩并着肩，裸露的胳膊时不时地触碰到一起。哪怕就是看着她也是美好的——她是那么漂亮，那么灵巧，那么亲切，灰色的眼睛是那么炯炯有神，睫毛又是那么黑。

“那倒是，”安东说着，伸手抓了一把阳光下闪闪发光的蜘蛛网，“她的脚是不会弄脏的。如果有人遇到水坑就背你过去，那你的脚也不会弄脏了。”

“谁会背她呢？”

“气象站的亨利，一个高大壮实的金发小伙子。”

“真的吗？”

“难道你不知道？这件事传了很久了，大家都知道他们在恋爱。”

两个人又陷入了沉默。安东看了看安卡，她的眼睛像洞穴一般幽深。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她问道。

“哦，在一个月光明亮的夜里，”安东不紧不慢地回答说，“不要告诉别人，好吗？”

安卡笑了起来。

“你的嘴可不是那么严实，安东。”她说，“你想再来点草莓吗？”

安东下意识地在她沾满红色汁液的手里拈了几颗草莓，然后放进了嘴里。他心想，我不喜欢爱说闲话的人，我无法容忍对别人蜚短流长。突然，他脑子里冒出了一个想法。

“总有一天也会有人来背你的。要是有人对此说三道四，你会怎么想呢？”

“我当然不会告诉任何人，”安卡说，“我不喜欢流言蜚语。”

她继续神秘兮兮地说：“你知道，我真的厌烦了每晚洗两次脚。”

可怜的卡佳，安东暗想到，对她来说，这可真是场苦战！

他们来到了一条狭窄的道路上。这条路通往一个陡峭的斜坡。林子里变得越来越暗。蕨丛茂密地生长在栗色树木之间。松树的树干上布满了苔藓以及泡沫状的白色地衣。

这片森林里凶险丛生。突然，一个嘶哑可怕的声音恶狠狠地大吼起来：“站住！把你们的武器扔到地上！你，贵族先生，还有你，夫人！”

安东知道，如果在树林中遇到挑战，人们必须立即做出反应。安东一把将安卡推进路左边的蕨丛中，自己则跳进了右边的蕨丛里。他翻滚着，然后躲在了腐烂的泡沫状地衣背后。嘶哑的声音仍然在林子中回响，但路上却空无一人。突然间，一切都安静了下来。

安东侧身想拉开弩，这时有什么东西击在了他身旁发出了响声，一股烟尘落在了他的身上。那个嘶哑而无情的声音叫道：“先

生,你的脚后跟被射中了!”

安东痛苦地呻吟了一声,然后抬起了左脚。

“不是左脚,是右脚!”那个声音纠正说。

安东听见帕什卡在附近傻笑。他小心翼翼地 from 蕨丛中向外瞄,但帕什卡躲在黑糊糊的绿林丛中,安东根本看不见他。

就在这一刻,空中传来一声尖厉的呼啸声,然后是轰然巨响,仿佛树倒在了地上。

“啊哦——”帕什卡痛苦地大喊道,“饶了我吧,饶命啊!别杀我!”

安东一跃而起。在蕨丛中,他看见帕什卡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双臂举过了头顶。安卡问道:“安东,你看见他了吗?”

“是的,看见了。”安东乐呵呵地大声说。

“别动!”他向帕什卡大喝一声,“把手放到头顶上!”

帕什卡乖乖地用双手抱住头,“我什么也不会说的。”

“我们应该怎么处置他,安东?”安卡问。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安东说。他舒舒服服地坐到地上,把弩架在了一双膝盖上面。

“姓名?”他沉声问道,模仿着伊鲁坎的女巫的声音。

帕什卡只是弓着背,摆出一副不屑的姿态。他不想屈膝投降。安东射了一箭。沉沉的弩箭嗖地穿进了帕什卡头上的枝丫间。

“噢!”安卡一声惊呼。

“人们叫我蚂蚱邦。”帕什卡不情愿地招供说。然后,他开始吟诵起台词来,“在这里,你们可以看到,躺着他的一个同伙。”

“一个臭名昭著的刺客和杀人犯,”安东接过话头说,“但大家都知道他不会无事生非。是谁派你来这里窥探的?”

“是冷酷无情的萨塔里那。”帕什卡谎称。

安东轻蔑地说道：“两年前在重剑岭上，我用这只手结束了萨塔里那的狗命。”

“要我一箭射穿他吗？”安卡提议说。

“噢，我都忘了，”帕什卡赶紧说，“其实，是美男子阿拉塔派我来的。他答应给我一百金币来换你们的人头。”

安东在双膝上猛地拍了一把。

“撒谎！”他喊道，“你真以为阿拉塔会和你这样的骗子打交道吗？”

“还是让我一箭射穿他吧？”安卡恶狠狠地问道。

安东像魔鬼一般笑了起来。

“顺便提一下，”帕什卡说，“我射中了你的脚后跟。你早就应该因失血过多而一命呜呼了。”

“笨蛋！”安东反驳说，“第一，我嘴里一直含着一块白皮树的树皮；第二，两个美丽的蛮族少女替我包扎好了伤口。”

安卡拨开蕨丛回到了路上。她的脸颊上有一道刮痕，膝盖也沾满了泥土和地衣。

“是时候把他扔进沼泽里去了。”她说，“如果敌人不投降，那就叫他灭亡。”

帕什卡的手臂放下来，垂在了身体两侧。

“你们不遵守游戏规则，”他对安东说，“在你们这里，女巫总是个好人。”

“你根本不懂！”安东也从蕨丛中走回了路上，“这片森林可是不会开玩笑的，你这个卑鄙的雇佣军。”

安卡将气步枪交还给了帕什卡。

“你们两个真是神射手，”安卡嫉妒地说，语气中带着嘲讽，“你们射击的时候总隔得这么近吗？”

“那你还要我们怎么样？”帕什卡问道，“我们可不会一边乱跑，

一边吆喝着‘砰，砰，你死了’。要玩就玩点冒险的。”

安东平静地补充说：“我们常玩威廉·泰尔的游戏。”

“我们轮流扮演威廉·泰尔，”帕什卡抢着说道，“先是我头上顶个苹果站在那里，而下一次就轮到他这样。”

“不会吧！”安卡缓缓地说，“有机会我倒要亲眼看一看。”

“我们现在就可以让你开开眼，”安东打了个响指，“只可惜我们没有苹果！”

帕什卡咧开嘴笑了起来。安卡一把抓下他的头巾，迅速把它卷成了一个锥筒。

“也不是非得用苹果！”她说，“这个帽子就是一个很好的靶子。来吧，让我们玩一下威廉·泰尔的游戏！”

安东接过帽子仔细看了看。他瞥了一眼安卡，她的眼睛仿佛水井一般幽深。帕什卡在旁边跳来跳去的，安东把帽子递给他，他感到很高兴。

“我能在三十步之外打中公牛的眼睛，”安东语气坚定地说，“当然，只能用我熟悉的那把手枪。”

“真的吗？”安卡反问道，然后转身问帕什卡，“你呢，你能在三十英尺之外直接命中目标吗？”

“在这里，我被公认为最快的枪手！”帕什卡咧嘴一笑说，“不信我们试试。”

安东转身沿着路丈量起来，同时大声数着数，“……十五……十六……十七……”

安东听不清帕什卡说了些什么，但安卡笑了起来，笑得很大声。

“三十。”安东说，然后转过了身。

隔着三十步的距离，帕什卡的身形显得非常矮小。他的头上顶着卷成了锥筒的帽子，就像戴着一顶高帽。帕什卡咧嘴笑了。